



麗 玉 女 天

上海尚志書屋發行





天女玉麗

上海尚志書屋

1929, 1, 1 初版

1 — 1500

每册實價四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法國保爾穆杭

譯者 戴 運 舒

目 錄

保爾,穆杭論	1—17
新朋友們	18—34
天女玉麗	35—40
洛迦特金博物館	41—52
六日競走之夜	53—80
懶惰底波浪	81—84
菲萊達夫人	85—94
匈牙利之夜	95—110

保爾·穆杭論

Benjamin Crémieux

起先著了詩集「溫度表」，(Feuilles de Température) 檢查着了戰後的歐洲的溫度，其次再在詩集「弧燈」(Lampes à Arc) 的炯明的光線下把歐洲照了出來的保爾·穆杭，(Paul Morand) 以後就把小說集「溫柔貨」(Tendres Stocks) 發表了。他的最初的作品中人物，克拉麗絲 (Clarisse) 德爾芬 (Delphine) 奧魯爾 (Aurore) 這三個非實在的年青的女人很實在地在我們的面前發現之後，就在倫敦的奔放的，淫逸的，超國境式的空氣裏活

動着，使我們馬上了解了這酒館和跳舞場和飛機的現代是什麼一個時代。

這時以前，我們知道的實在只是這近代生活的外貌而已。穆杭就在這時出來，用着他那微笑的手段，把這潛在近代生活裏面的悲痛的人們的精神狀態表示出來。

像杏仁糖一樣濃厚地化粧着的這三個女人，看起來雖是好像很艷麗的，但是仔細一點觀察的時候，她們的內心的苦悶是很可以顯然地看到的。那時，她們的脂粉就褪了顏色，掛在指頭的鑽石顯出是贗造品，那美麗的容姿也就變做了一幅醜惡的解剖圖。然而她們的嘴上，不一刻，却又是浮出微笑來的，恰像廟會時，在小舞台的黑幕上，死人的髑髏和豐艷的少女的美貌，一出一入，互相出現着的一樣地。

穆杭在「溫柔貨」裏已經表示他是一個使用幻術和鏡子的大家了。他喜歡拿他所有的探照燈的

多色的光線放射在他的作品的人物上。幸福的克拉麗絲，染着了倫敦的惡習的德爾芬，和三人中最令人同情的女角力家奧魯爾——她的可愛而愚蠢的行動其實是要把自己從女人的本能的弱點中救出來，慎重地考究了之後的結果的真操的假面具——對於這三個女人，讀者是跟着表示了她們的作者的，有時溫柔，有時嘲弄的態度一塊兒永遠不會忘記的。

穆杭的手段中，有同情·有嘲笑，有Dandysme（裝飾癖）是一目瞭然的事實，但是在實際上，他的能夠把事物的本質描寫出來的聰明，是在什麼都較多地含有着的。他是決不會被事物的外貌騙去的。他的觀察的眼是會把一切的缺陷，一切的弱點絲毫不漏地看破，而把牠們一一慎重地，恰像他描寫了他所有的舊皮包一樣，拿來排在讀者的眼前。他說，「這皮包的兩側面是像讓風吹，讓許多的指頭撫摩過的頰兒一樣地光滑；那上面有的是許多寫

着旅館和車站的名字的貼紙，和各國稅關的各樣顏色的粉筆的痕跡；那快要脫下來的底面是爲了汗汁，海水，和嘔吐物的原故而現着青銅色，而那裏面 Eau de Cologne 香水瓶破了的地方是變成了紅色的。」

在穆杭的藝術中，我們早就看出他當做一個零碎的事實的惹集家的技倆。他的超國境主義是不像易洛圖 (Giraudoux) 和拉爾步 (Larbaud) 的一樣是延及各國民的精神狀態的。他要探求的是大都會裏的歐洲的破片。所以他所描寫的有時是在倫敦徬徨着的法國女人，是瑞士和巴黎的伽達拉納女人，是君士坦丁堡的俄羅斯女人，是羅馬的法國女人，是倫敦的阿美尼亞人，然而有時却是巴黎的巴黎女人，芬蘭的芬蘭女人，

但是穆杭初次把他的全力表示出來的却是他的作品「夜開着」(Ouvert La Nuit)。

六個夜——那是令人眩暈，令人陶醉的六個

煙火。狂亂的戰後的歡樂之夜的燈光的煙火中出現的大旅館，酒館，跳舞場，臥車。看的人都忘了人家，忘了自己的在一個影戲院的暗黑的底裏閃爍的銀幕。在暗黑的間斷中的昏然的混亂，無故自流的熱血的點滴，惑於赤化思想的國際主義，假造的國際主義，隨着錯亂的 Jazz-band 的靡聲沈入虛無的底下去的一個時代的文明，酒精和鴉片的香味，狂亂的古柯精熱，各色各樣的感覺和神經和腦髓的狂暴。被捲入由大戰生起來的大漩渦中去的六個女人，從革命的理想墜入可憐的惡習，離開公侯的生家而入於奇怪的餐室的女招待，從珈琲香坦而到幼時的猶太寺院，從遺忘到遺忘，從一個男人到別的一個男人，而最後走入殺人犯的浮浪人的腕中去的，從補救身體的體育到旅館的床上的歡樂去的，各各墜入陷穽的六個沒有力氣的可憐者。爲要忘了自己的窮困走入酒和麻藥的戰後的新階級，像貧乏的今後的世界的現狀一樣的六

個女人。「這是被使犧牲了的一代哪，夫人。男的全做了兵，女的全發狂了。但是運命還是不滿足，更又加上了種種的災難。」（見羅馬之夜——譯者）

我們是應該痛這時代的嗎？穆杭自己是覺得牠是有趣的。真珠是假的，人命不時都曝在危險中。穆杭好像是喜歡着最近歐洲數年間的急忙的生活的餘味的。他依然是繼續着他的笑談和諷示，所以要在香檳酒的木栓的聲音的停斷中聽那微細的鳴咽是要聳耳靜聽的。

像用白泡泡的薄紗做的這六個故事的底下有的是現代文明的臨死的苦悶。他的外面的輕薄實在是同比也爾·盎泊 (Pierre Hamp) 的作品一樣地站在同程度的專門的技術和社會政策上的立腳點，但是他的方法却有點兩樣。穆杭的方法好像是由空線傳電的電車的桿子一樣，一面沿着這現代的社會走着，一面又從那兒汲了自己的生命的

原動力來。

即使他的「夜開着」的裏面沒有我現在所說的對於人類的末路的潛伏的寓意，牠也是依然不失為完全成功的作品。我們近來是不大要求完全的作品，而我們是多少有信「部分纔能夠完全」的思想的傾向。我想我們是應該把穆杭照他的本來的面目接受的。他現在已經有了對於全盤的技能，從頭至尾有了整齊的預備，用着他那特別的寫法，借着繪畫和文章之上的分析和構圖方法的助力來分析心理，構成場面，和描寫風俗。

穆杭在文學上的努力得到的是文章的新方法，話術的新形式，新調子，外國趣味文字的改革，風俗研究的更新，和最後，他那特別使人會笑又會微笑的方法（北歐之夜）。這些文學上的功績果然是小的嗎？我一想到牠的模倣者我就覺得戰慄。模倣者才是可憐的，但是也是沒有法子的。若是說一定要找出一個比較，我想要能夠匹敵「夜開着」的

作品，雖然爲了時代進步的關係有了許多必要的添削，我們是要走到以前的「磨坊文札」去的。

穆杭是拿了他的文章，（他的文章裏是有高尚的調子和許多的方言的，）把戰後流行的時文移入文學裏去了的（這個向他的同僚易洛圖是求之不得的）。穆杭在這時文上造成的功績是正可以和都德（Daudet）發見了第二帝政時代的時文對比。穆杭的文章正是今日的時文，但是他是把牠添上了詩的幻想的翅膀，塗上了新奇的影像的色彩的，這些幻想和影像或者像馬爾塞·迫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溫柔貨」的序文中，「這些不是一定常要的」說着一樣，雖然有點太新奇，太過多，但是其實牠們是很有趣的，絲毫不會使人生起厭惡。我想穆杭的文章的繪畫的特徵和那色和線的巧妙的構成法是很值得詳細討論的。

又我們要知道穆杭的話術的新鮮，只把他以前的此道的大家一想着就夠了。現在的法國並不

是有十多種不同的講故事的方法的。這兒有的是只屬於莫泊桑(Maupassant), 吉伯林(Kipling)、馬爾塞·勃須華(Marcel Schwob)三個中的一個的三種話術。穆杭就在這時現身出來堆展他的第四種方法。可是他這新方法怎能把他簡單地說明出來呢?影戲流的閃光法,感情分析上的綜合的秩序法,對於所欲表現的對象不從正面直攻而取遠攻,略辭法,諷示法,分離法,列舉法。

其次,對於穆杭的異國情調應該怎麼說呢?他的異國情調是用綿密的用意,防備着浪漫思想的浸入,直接與外國接觸,對於人類不抱任何敬意,大膽地盡使秘密曝露出來的對於外國的實際的知識混成起來的。我們若是拿他和陸蒂(Lotti)或是蒲爾葉(Bourget)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這中間的差別了。但是這一方面穆杭以前却是有艾爾芒(Hermant)和拉爾步(Larbaud)的。詳細點說,拉爾步雖是比穆杭較深刻地鑽各人種,各國民的個性

裏，但是別一方面，穆杭却會使我們「直接」地感知現代的歐洲諸國的空氣。

穆杭所想的那樣的風俗研究法是接近社會學和人種學的。一見好像是特殊的例外的穆杭的作品中的人物，其實一個個都是可以造成人文地理學上的一章的代表的人物。就是他喜歡講的珍奇的逸事，也是根據於學者們在那兒可以發見各國人的固有的風土氣候的影響 蠻族襲來的痕跡，和由東方漸向西方擴大着牠的勢力的新的諸神的感化的各民族的傳說和神話的。

穆杭是想把我們從陷落歷史主義的弊害中救出來的。和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同一意思，二十世紀，無論是藝術上或是科學上，經濟上，都將要是一個地理的世紀。

二十世紀又將要是一個新快樂的世紀。一百年以來法國的文學已經不笑了。但是，近年來像大災難的背後常有的現象一樣，到處發起笑聲來。被

人叫做 *fantasiste* 一派的詩人笑，*unanimiste* 也笑。想想「泊洛德」中的格婁代爾(*C'audel*) 的宇宙的大笑着。俠克·高博(*Jacques Copeau*) 正爲他幹的「老鳩巢劇場」找着笑劇。而保爾·穆杭是給我們以「阿伊諾或是北歐之夜」的。

這樣看起來，「夜開着」一卷可以說是「溫柔貨」和「弧燈」的幸運的達到點，同時又是一個出發點。

其次出來的「夜閉着」是已經在「夜開着」裏發芽的社會的方面再拉進一步的。在這一卷穆杭所表示的不是個人，而益發是戰後的社會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把在今日的複雜社會的混亂中存在着的我們所不大看得出的人物，拿來在我們的面前表示。

實在穆杭並不是要描寫很容易看得出的戰後的風俗的外表。他引誘讀者，使讀者同感的確實不

是由實際調查出來的正確性，反而是那近於近代傳說的空氣的神秘性的詩的創造。讀者跟在他的背後，在旅館中的曲折的廊下，和異國的女人的複雜的心中徘徊了之後，感光就可以算完了的，但是還像是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影像躲在自己的底片一樣，要在「今日」的洗像液中一浸，然後才能把讀者身內的影像浮映出來。

住在像暴風雨的海裏的漂流物一樣的「夜開着」的裏面，為衣食而尋求着戀愛或是逃避着戀愛的六個女主角的先天的或是一時的狂亂——是這狂亂使她們做了強烈的戀愛的餌，把她們投入牢獄，導她們自殺，使她們在舖道上賣肉生活，不錯，「夜閉着」中的四個男主角是她們的兄弟，而把在「伽達拉納之夜」和「Portofino Kulm之夜」裏的類似，考究起來也是很有趣的，可是「夜閉着」裏的男主角有那「夜開着」裏女主角所沒有的却也是事實。在「夜開着」中描寫了一羣現代的敗北者之

後穆杭是要在「夜閉着」中把幾個現代的成功者描寫出來的。

亂調子的今日的世界，在那無秩序的動搖中雖然一方面——像走路人用脚跟把地上的螞蟻踏死過去一樣——自然地把很多的人們踏將過去，但是一方面牠那征服世界，做世界的主人的人物。穆杭看見了這些人物好像在將腐敗的屍體上蠕聚着的蛆蟲一樣地動着，就把他們拿做材料做了他的詩，這樣，野蠻的暢快的喚聲裏有時就發出悲劇的咳聲來了。

可以說是近世 Erotisme 色情狂的「克列皮雍·勒·預納」的「夜開着」的作者穆杭的背後，又來了一個新的穆杭把在「夜開着」裏深藏着的一面表示給我們，用着偉大的手段，使男性的熱情在我們的面前展開，野心，賺錢，名譽心，創作詩文的快感，愛國心等等。

只創造着象徵的，有生命的人格，穆杭是不滿

足的。他試把一個國民，一個階級，或是直到一千九百十八年誰也預想不到的戰後的產物世界人在他的作品的人物各人的身上綜合起來。試看「Portofino Kulm 之夜」裏的愛爾蘭詩人 O'Pattah呢，他的裏面是包含着波蘭的百代列烏斯基，夫美的達農遜，西翁的豫言者，戰爭中在美國活動着的一些愛爾蘭獨立黨的勇士和南斯拉夫委員，捷克斯拉夫委員的一切的。在他的冒險故事中這種煽動家的生涯是有一定的三階段的，就是美國遊說，歸國後的暴動和Côte d' Azur 及 Riviera 地方的蜜月旅行。

其次我們來檢驗「Charlottenburg之夜」的 Egon Von Strachwitz 看。這是戰敗之後的德國的一切：這兒有對於亞細亞的憧憬，有華爾代馬爾•朋塞爾在他的著作 INDIENFARHT 中說的一樣對於蛇的信仰，也有像達隆斯達德的凱思林伯爵的德行學校的主旨一樣的說教，都是在喬治•

格洛思的 MATERIALISATION 中有的可怕的，像惡夢一樣的裸體的希斯德利的德意志。

「Putney 之夜」的主人公 Habib 怎樣呢？這是近東人對於西歐主義的厭人的勝利，是從亞細亞傳來的迷信對於希臘式的純理主義的咒咀，他的醫學的程度是和該撒時代的埃及或是西利亞的國手，或是信着阿萬洛學說的西西利島的斯亞伯王家的猶太或是阿刺伯的侍醫們一樣幼稚的。

至於最後的「巴比倫之夜」的法國內閣總理，在內閣解散的當夜，一面雖被政治的大蛇纏住，忙着整理事務上的文書，而一面却是早把再上台的預備弄好了的。

失了秩序的世界，一時被人家忘了的愛國主義的噴火一樣的爆發，想把歐洲文明一舉而沖去的偉大的亞細亞思潮，大變革前夜的狂亂的抒情心，這些都是我們在「夜閉着」中找出的。我們是在「夜閉着」裏發見了比在「夜開着」裏發見更多的東

西的。這兒所用的材料，在要給與文學形式的當兒，不但是要有銳敏的感覺和表現上的近代主義要緊，實在就是強固，明析的腦中也是不能少的。在「夜閉着」的作者的裏面，除開把他的做了一個「印象主義者」，一個「感覺主義者」，一個「偶像崇拜者」以外不要求着別的什麼的人們是錯了的。穆杭實在也是個建設者。幸虧他的陸離曲折的文章把他從玄學的缺點中救出來。他的文章的陸離曲折並不是說他的思想是斷片的。一眼看過去好像沒意思的堆積的他的短句，其實全是向着同一個目的集合着的。試把「Putney 之夜」中的巴黎的描寫或是「巴比倫之夜」中的巴黎左岸的描寫念一念，穆杭的不亂着調子把新味加到畫面上去就可以明白了。

從批評家和一般的讀者看來，「夜閉着」似乎不得到與「夜閉着」同樣的聲譽。在這書中出現的四個現代男人是比勒美其奧斯，安娜，溫達，萊阿，

阿伊芙更難親近的。但是這不是重要的事情。實在重要的是穆杭在「夜閉着」中表示着他在藝術上的一個進境。（吶鷗譯）

原
书
空
白
页

新 朋 友 們

「懶來嚮在他底失戀的主角們底口中，放着或者是根喻，或者是獨發語。」 伏爾戴爾

我以為我認識她比認識我自己還清楚。然而我却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她名叫保勒：這差不多竟是我底名字。巴黎是一座迷宮，在那裏，有時我們互相交叉走過，有時我們互相跟隨着，被那厚得足以將我們遮蔽住，薄得足以使我們聽到我們底呼吸的牆垣所隔絕。我知這她是住在屋頂下：有人對我說，在她底臥房底天花板上，可以聽得烏鬼轉舌的聲音。在遠處，那伐婁易安山在鋼鐵的海洋上浮着。我曾經注意過她底窗戶，可是她底露台是縮進

的，我什麼也看不到。她不開她底門。她底朋友很稀少，而她和他們的如此緊張，如此熱情的交際，簡直可以說是一個不斷的多情的糾葛。從那些近代風的照片之一上看來，她底在前額上，下頰上，和一個沉湮在藝術的省略底厚黑影中的顴角上帶着光輝的小島的臉兒，是忍耐和祕密底表徵。我曾對她起了如此的好奇心，使我在天剛亮時，就會到她底垃圾箱裏去搜尋那些傷損的花，撕碎的信，水菓底皮。我曾找到她底在一個梳子底齒間的硬而黑的髮絲。人們會指給我看她底在沙上的足跡，深深地印着，正如一個穿潛水衣的人底鞋底一樣：可是她當然不是那個輕得必需要一雙鉛屐才能夠站得穩直的悲歌詩人。她是個生就沉重，忍心的人；無邪底仇敵。她好像一場大戰地使我起了熱情，對於這場大戰，一個近代的法勃易思，我是不會出陣的，但從那些從戰場回來的人們底眼中，我却猜出那場大戰底軍事的猛烈或政治的意識來。我老是

恨着她，我差不多是愛戀她。因為我讓她知道了我一切的趣味；因為她即使不能說像我自己，也至少是一定像那我所願做的人，並且還因為像我一樣地，她愛着。

阿涅思。

只有我一個人坐在桌前。我等着阿涅思。這頓晚餐是她出的主意。她約會我在這裏，在這巴黎邊上的麵色的菜館中。在孩子時候，我到這裏來嘗味過；同樣的櫻栢；同樣的青瓶。她應該來的時刻已經過了。可是時間不是我們共有的：那是屬於她的產業。她在那她所給我的幾分鐘裏，安插這樣許多的事情，以致在她所拒絕我的幾分鐘裏，也還剩着同樣多的她底事情，好似我永沒有離開她過一樣。我愛阿涅思。我想信她也照她自己底態度愛我；可是得我歡欣的正就是這個態度。我還想信——並不是只因為想信是好的——她並不和任何人相

像。那些別的婦人們，老是她們底眼淚，她們底癩癩，她們底月經，她們底裂着的襪子底網眼。阿涅思所發生的事只有那她答應發生的，而且沒有什麼平凡的事。她底生活，就是十二小時的謬誤和十二小時的遺忘，一個洗清她安撫她一直到她底最深處的濕潤而慈善的遺忘，這遺忘允許她有那孩子般的臉兒，那對於她永不會滿足的平凡的幸福底堅執的興味。阿涅思，她是一個有善良而優美的稟性的人物，有一個翹起的鼻子，對於這鼻子，是有那些不發生於彎曲的鼻子的大奇遇發生的。毫不喘息地她追隨着她底定命底踪跡。她是有種族的特點的，但是有那些沒有種族的特點的人們的樂觀和活動力，這使她順從那些最奇異的命運。她在那放肆下節制着，她在那最悲劇的娛樂中揭帶着，一個偉大而甘美的善意識，正如一個繫于那些演描摹奸滑小人的班子的喜劇角色一樣。因為阿涅思所做的狂妄的言行和輕率的舉動，比任何人都

多些，雖則，我再說一遍，她是帶着那最正確的批判力，那最克制的態度，和極微少的困難的。她已選定了一種在喧嘩中的生活。那要把我們頭腦都鬧昏的聲音，在她却是一個愉快的歌聲。我在這裏什麼例也不舉，雖然她底生活從前是，現在還是一串聞所未聞的成功的浪漫的事蹟。我們要了解，只要看着她走進來，坐在我對面，在一刻之間數說出她底一日間的墮落，那些她無虛飾地哺養着的放逸；看着這些苦痛底，和那和她一齊浮現，又壓到那像我一樣地，並沒有預防而親近她的人底身上的愉快底，危險底羅魯的武備——天然的或是人工的——現出來就夠了。

今天晚上，阿涅思將屬於我一人的了。一個人是不能老是佔有她的。有什麼權利可以收沒這個社交的寶物呢？在一個屋頂下，如何可以保存這個假如加以壓制就有掀翻房屋的危險的暴風雨呢？因為阿涅思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和一個罕有

的彈道距離，向她四周放射出那發生爆裂的她底行動。她笑着那些向男子們說着：『假如你答應我不會有所動作，我會到你家裏來』的戰前的女子們。我們或許將看見她多情而溫柔地來到；她也是這樣的，尤其是假如人們不做出那凝看她的神氣來。

阿涅思沒有到來。門口每走進一個人，我便抬起頭來。那侍者爲要安我底不耐煩，每次在我底手下換一把新的刀，一柄新的叉。我準要像那文藝復興時代的版畫上雕刻着的『未婚妻底等待』了。那些吃客已經開始軟化，互相走近，互相走進各人底靈魂中了。他們已拿開了桌子預備跳舞了。那提琴手將一塊骯髒的手帕攤在他底樂器上，好像要吐出他底牙齒來一樣，又用一極高傲而馴化得像前廳裏的牡鹿底眼光一樣的眼光游視着我，一直到最後在一面鏡子上渴着了他自己底姿容纔止，他斷然是受了誘惑，而他底目光也恍惚了。在天上還

有陽光，可是在天底裏部已是夜了。那些被邀請到西方去的長的雲向那方去了。我忘記說巴黎是在我底前面；巴黎和我之間是隔着那開着桃色的花的栗樹和一條很俊俏地被逆光線照着的彎曲的賽因河。

——晚安。阿涅思沒有到嗎？

——保勒嗎？

——是的，保爾。

——你怎樣認識我了？

——那逃不了是你。

我聽到她底聲音，這還是第一次：『我們應當，』她說，『有第三個座位；今天晚上，邀請我們兩個的是阿涅思；她遲到了，她請我們先吃起來。』

因此，聽了這報告，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我們是上當了，阿涅思是故意不先通知我們這次相晤的。他已把我們「聚集」了起來，——那使人交際起

來的最輕微的步驟，那把兩個東西放在一個地方的步驟。現在我們兩個是面對着面，只少了那個一見面就會使我們幸福的她。阿涅思要把她底兩個一直分離到現在的最大的財產聚集在一個狹窄的空間，那兩個最知道愛她的人物，那兩個肯體貼她所願意的或是不願意的做去，不停地因此受苦的人物。因為保勒和我，一年以來，都率直地，純粹地愛着阿涅思。

保勒在我對面默默地坐着。我們將我們底現實嵌入我們互相造成的想像中去：這是很密合的。保勒是十分皎白。她修飾着她底臉兒。她底臉兒是一個白色天鵝絨的圓平面，劃着紅的橫線，在中央被那帽子所橫斷的黑稜角所分開。我這樣地從她那兒看出的實是很少，但是這已是一個大發現了。

我們之中誰會想到過能夠移近那別一個，——那老是遙遠的，好多月阿涅思底苦戰略所使不能接近的別一個，——一直到細察那皮膚底細粒；

一直到接觸到；一直到近在身旁……

——我從前時常想弄死你，保勒說。

——就是現在，我呢，我還希望你死。

看見自己這樣像一對情人地對吃着，我們應該要笑起來，破出笑聲來那事是沒有什麼危險的。可是我們沒有那滑稽的才能，互相不動情地，鈍拙地圖謀着。我們兩人都是有德行的情人。無法醫治的。缺了一個阿涅思，我們失了措置了。那看不見的有桃色的乳房的司令官是在我們中間坐着。

誰第一個喚出她底名字來呢？

那是聽差。阿涅思剛打電話來過。她不能來會我們。因為疲倦，她已睡了。我們祇得開齋了。這可是一個很蓄意的陰謀或是埋伏嗎？總之，我們是很夠了解阿涅思，猜得出她在這個時候的從玩弄我們的狡計那兒所得的快樂。「很有味兒」，她將這樣說。

沒有不仁慈的懦弱，保勒可要在使我感覺到她比我更早就認識阿涅思，和掘出那在萊芒湖上的舟游，在腦門豆繁花的林擒樹下的蜜吻的記憶的時候，深信自己有一個優先權嗎？固執着先例，她可要把她底愛情底譜系講解給我聽嗎？我是一個狂熱的民主主義者，對於我，那些古文書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我將毀壞了她底效能。在必要時，我甚至會強迫她防禦我底目光，當我要向她顯示在那阿涅思和她在一起的那整個八月，我是匿居在村莊底客店中的時候。在黎明，阿涅思走出了保勒底別墅，我便在那些凹凸而潮濕的地氈上緊緊地壓住她。那時候，我嘲笑着她們底顛倒的遊戲和那些假鬚鬚。

這些事情一件也沒有發生，因為保勒脫去她底帽子。她脫去她底帽子，於是她底前額露出來了，沒有遮蓋，溫良，佳好。這是另外一個人。「她是

沒有剪髮的。]她底嘴也如此，我逆解了牠了。這是一個費熱隆底靈魂，像羊毛一樣地柔輭，『可愛而自由』，坐在我對面進食，在這一點上，我不會知道我們底評判是隨着燈光左右的。現在我已和某一個和我一樣地戰慄着的人情意投合了，這人底心是在那兒，單獨地在自己底敵手底對面的情感之下巡遶着。我所切望的這些長處和短處，保勒可會一點也沒有嗎？淳樸，易聽從，她會是一個人底妹妹嗎？

現在我是陷于那禮貌之間了，我是須要說些我們底共同的女友底好話和由那說她幾句壞話的最短的路變成知己的必要。

——我們要把阿涅思判罪嗎？我問。

——啊啊！缺席裁判。

——我們來把她上私刑吧。

——被一個羣衆底手所撕碎；從前我總覺得

是一個無上的死法，保勒說；並不是和大家接近。可是在「我們底」阿涅思，這真是一個好的死法。以後，我們每個人可想虔誠地拿她底肉體底一塊去嗎？

——你要阿涅思底那一塊？

——在民衆底動搖中，人們是攪着什麼就是什麼的。我歡喜她底手指，可是手指可不容易我得到，因為那些戒指……我最看中她底嘴。

我是正待要回答：

『決定要她的嘴吧』，可是這是一句不期而然地要跳出來的句子。同時，這兒景像插進來了——我也該輪到把景像插進去——一個三人底接吻，像一個有三條腿的身體一樣地非人性的三角形，二西西爾帝國的紋章，嘴唇底混雜，在那裏只有嘴角是依連着鄰近的嘴角的，當嘴向空間突出，消失在三個火一樣的呼吸底熱度下。

我鎮定下來，繼續說：

——可是啞了，她底嘴還成什麼呢？這可不只是一個繞着江的話嗎？

我們中止了這種充滿了血和幻想的伊麗沙佩時代底對話，因為我們底語調音節已解弛了我們而且已允許我們的心談話了。人們認識這些靜默的，閃爍的談吐，牠是在兩個生物之間第一次面對面地建立起來，而且牠把這兩個生物互相傳起來，在言語進演着又做着那別人不信任或注意的誘客趣劇的時候。

不久，我們很容易地承認我們是根據同一理由愛着阿涅思了。其實，一切可愛的東西可不是被大眾用一種同一的態度味着的嗎？我們不能從感受過的快樂和辛酸中解脫出來證明這個。阿涅思底笑和冰冷的手，她底無常——她說，由于忠實底愛戀，她是對誰都忠實的——她底唱着她所做的事的習慣，在大眾前面唱着約我們幽會——（你也有份嗎？）她底像刀一樣地劈過來的香味，她底被可

怕的肉體上的苦痛所間斷而赦免的淫亂——頭痛——，她底安穩的憎嫌，這在婦人是例外的，她底丑角般的生活態度，但是她却是像高爾奈葉一樣地了解生活，正如她底皮膚底孩子般的溫柔，使我們都和阿涅思連合，然而，她不到，我們這晚就互相黏住不放了。

在巴黎的上面，月亮鑽着地底洞。一種沒有下品的舒適佔據住我們。知道已不更有草莓凍了的時候，我們甚至一點也感不到苦痛。左右面，在房扶的煤氣罩，被鷹隼所吃了的高里賽的枯骨的上面，在格拉馬爾的時鮮果的上面，煙縷睡了過去。在左面，那工業的霧停止了又開始，在 Bois de Boulogne 上面，植物底靄。一排排的光翻滾着，成着格言底形態，在那紀念碑底下面，那紀念碑底在巴黎底全景中的執司，人們是知道的。巡警乘着 Side-ear 經過了，勤勉地在做他們底夜間的取締工作。

保勒用指頭點着他們。

——只要人們能做夜間的取締工作就好了，她說。

——假如人們能在我們那樣的一個時代作取締工作就好了，我繼續說，在我們底時代中，一切在一刻之間都變作那樣地簡單，如此地精密，用不到什麼牢獄了……從前，我們會互相扼腕過，下毒過的。現在我們却在這兒共負着這愛情底重擔子了。爲要過度這在相愛著的人們是如此地難受的晚間的外科的時間，那一種幫助是不必要的呢？你看一下子造成兩個犧牲者底失約是會這樣痛快的。對於這新的友誼，用什麼話語來談呢？我們繼續用那昨天底一切，正如人們住同一所房子一樣，可以不必把牠們重新建築起來，雖然人們在那兒的生活法是不同了。可是人們只知道他們所看見的，而沒有一個人看出在就裏一切都變了。

我們都站起身來了。我挽着保勒底臂。我們想

着阿涅思。我們準會尤其要想知道在我們兩個之中，在愛情方面，她甯取那一個。可是在我們把我們的養馴的辛酸拿在指上的一晚，我們應該驚嚇牠嗎？我們步行向 Point du Jour 走下去。沉靜地，我們味着一個或許明天就沒有了的幸福的休戰；我們會經不帶包頭布互相牽着到戰場上去過，可以視察一切又可以用我們底手摸着那昨天還傷我們最深的武器。

天女玉麗

（我們曾經吃過一頓俄羅斯的晚餐，當然不是在俄羅斯。我們自己也不相信地就席，雖然我們以前也吃過喝過。在十二位客人之中，沒有很多的人曾經同席過。我們從飲料開始。菜湯裏丟滿了紙烟頭。）

從一盆香豌豆花上面，我凝看着她。她並不怎麼美麗。她的帶着嬌媚的色彩的臉兒，是太被別人的臉兒所遮掩住了。可是一張嘴 好客店。像音樂

一樣的髮絲。惡魔。

——多麼美麗的花，你當然是愛花的了？

——我愛花，我回答，但是我並不是一個好男
色者。

她是「蒙特——加爾洛歌劇場」的歌孃。她的
丈夫，正和她一樣地是俄羅斯人，是摩洛哥公國的
海洋博物館的技師。她隔着桌子和我攀談起來，這
真是麻煩的事。

——此外你還愛什麼呢？從你的大著上看來，
我們可以說你是什麼也不愛的。

——在我呢，我從前以為將世界的名物開了一
張清單！

——論到名物，你竭力指示給我們看那俄羅
斯人的癩痢，英吉利人的蠢愚，法蘭西人的吝嗇，
西班牙人的懶惰，意大利人的虛榮心，比利時人的
粗野，瑞士人的狹量，德意志人的出產律，保加利
亞人的野蠻，荷蘭人的遲鈍，捷克斯拉夫人的學者

風，羅馬尼亞人的卑行，希臘人的殘酷，葡萄牙人的民主的思想，腦威人的無用，瑞典人的體操，南斯拉夫人的忘恩，奧大利人的輕薄，匈加利人的刁惡，波蘭人的迷信……

——……或者正相反，太太。夢，別人說，是服從反對法則的。文章只是一個夢；去找一找，你就得到了。你會忽然地看見，在我的筆下，顯露出那俄羅斯人的寬容，英吉利人的堅忍，法蘭西人的 Jansenius 精神，比利時人的善意識，瑞士人的高度，德意志人的精力，捷克斯拉夫人的學識，保加利亞人的勇敢，希臘人的儉約，羅馬尼亞人的巴黎人習慣，奧大利人的遺忘的稟賦，葡萄牙人的法國友誼，意大利人的自負心，以及其他等等，而且，尤其是一個沒有心腸的作家對於生存着的一切的同情，而他的對於你的讚賞是更不用說了，太太。

全靠這些諂媚的話，我把她帶到我家裏，和她

躺在一起。在我們下面，床板膨脹着。家具像蜜蜂一樣地輕飛着。她並沒有這樣喊：『我捏着什麼啊！』像那些喝醉了酒，帶着一種伶俐的眼色，發着嚙語委身過來的法國女子一樣。

——哦！天女玉麗啊！我開始說了，我知道你把那罪惡像德行一樣地捧得高高地

忽然間，電話。

並非不知道是誰，在這時候會來喊我，我一點也不動聲色。在電鈴的豐盛的灌溉下，我們都垂倒了頭，而我們的愛撫也都中絕了。

玉麗的臉兒變成青白了。

——這打電話給你的一定是你的戀人，她說。

——還有什麼話？

——去回答她。

——不。

——我請求你……她一定會悲傷了，那個女子。

玉麗跪了下來。那電話無益地在這寂靜的屋子裏響着。

——去回答啊，我要這樣。

我越是拒絕，她越是上勁了。現在她緊纏着我，像一張旗子纏住旗竿一樣。

——我請求你……至少把聽筒拿下來吧……
像我可以聽聽這個聲音。

在我還沒有能反對以前，她已攫住了一個聽筒了。塞住了那個傳話器，我把那聽筒放在我耳邊。於是我聽見那個每夜打電話給我的人兒，呼着我的名字，幾度地呼着我的名字，好像一個人在門檻邊喚着那迷失在田野中的狗一樣。

那人越是喚我，她越是將她的手挾在她的腿間。她像一頭中了叉的鯨魚一樣的聳動着。

……那可愛的聲音現在已不很聽得出了，如此地屈服在牠自己的悲哀中，連對我的責備都消

失了。再喚一遍我的名字。隨後那聽筒只送出一種淒森的寂靜了。可是電線却仍舊張開着。在黑暗的空虛的後面，只有那期待了。

那時玉麗的眼睛不知注視着那裏了。她陷沒在枕頭間，而且，也不管口中滿是頭髮，她叫喊了一聲。她墜下去，像一個盛裝着又披着彩帶的死了的女子一樣。

我急忙掛上了聽筒。我想要把她抱在懷中，可是她從床上跳到地上：

——你不會給我同樣的歡樂，她說。

洛迦特金博物館

正如莫斯科的沙伐旅館一樣，列雷格拉特的歐羅巴旅館差不多是留着給外國人住的惟一的旅館。從前，在俄羅斯，人們把一切的外國人都稱作德意志人的；現在只要稱「歐洲人」就夠了。就是我們，從各處來的人，我們感到自己有同一個家族的神氣：資本家的家族，屬於這個家族，現在已沒有什麼可以驕傲了，可是總還可算幸福的；人們從生活的某種趣味中辨別出我們來：高聲的談話，大笑，許是眼裏很少未來，可是在手裏却很多事業

熱。假如階級爭鬥是放鬆了而那兩種制度是並立了，人們便可以想像到——無論他們是如何地互不相容，——有一朝那些外國人會在那些俄羅斯底都會中的他們的公使館的周圍，有他們的兵營，他們的租界，他們的商店。

在歐羅巴旅館裏，那些侍者們還保留着他們昔日的僅有的白色；這白色已沒有從前那樣地白，而他們已沒有那櫻桃色絹的美麗腰帶了，——這些雪國的 Gondole 船（威尼市的輕舟——譯者）的水手。酒場是空着的，假如偶然排出一席佳肴，也是在寢室中避過了巡警和收稅吏的眼睛排出的：這是只能從廊下的冰桶上被發現出來的，我們願意不和那藏過世界上最可驚的佳釀的一個都會的酒庫離開；敦倫的皇家咖啡和紐約的拉斐德咖啡和牠比起來還差得遠咧。

步拉爾，——他的在俄羅斯的經濟調查這天

上午給了他一點閒暇，——他走到我房間裏來報告我他在前一天晚上發見了一些美道克陳酒，這個這吃中飯時喝起來是很有味兒的。一瓶只賣一百個法郎。我們不該錯過了好機會。

爲了要得到些好胃口，我們便出去走了一會兒。受了巴爾底克海風的影響，冰是溶解了，水沿着牆壁漏出來，從屋頂上滴下來。地面變成液體的了，而那溶冰又在這許是歐羅巴最美的都會的無限的荒涼上，平添了些悲慘。

在這至少在相當的幾小時中保留着一點熱心的奈尼斯基廣道的外邊，那些沿着運河的列甯格拉特的林蔭路接續着廣場，而那廣場又接續着沒有店舖的街路或是接續着那除了書籍和宣傳小冊子以外沒有旁的貨物的店舖。到處是這些遠隔的，平行的，劃着虛的線的調和，這些施當達爾所謂「飾育一種愛嬌的悅樂」的杏綠色的帝政時代式樣的宮殿底行線，這些金黃色的寺院，托準爾特

珊的冷的趣味的塗着青白色的油灰的北極的聖女祠，這些伊麗莎白 佩德洛芙娜風格的高高的建築物，儀式的義大利風的岩石築物，這些顯示出榮譽來的深紅色的印鑄局，這些木莓色的嘉德玲女王的學院，用粉紅粉刷的瑞典的培爾南的使人吃驚的優美，被帝政的職員和從此以後居留在莫斯科的更專制的共產黨的新的行政人員所永遠捨棄的內閣。凱旋門張大了嘴，好像是那些因為要納很高的橋捐而變為荒涼的橋。有些低背骨的狗洗着高令特式的石柱；在一切被速射礮的礮彈所胡亂地琢過的建築花飾雕成了白色的星形；有些凍得像大理石一樣的過路人，被一片相對的雪所剪成兩截的用樹膠來做根基的靜默的影子，是用那和造牆用的同一物質來造成的。壁上的粉刷駁落下來一直到人的高度，而那像水閘的閘門一樣地濕淋淋的房屋站立着，沒有凹凸處，或是俄羅斯話所謂「沒有落脚處」，煙突只擲出被焚燒了的信札的黑

紙灰，門是夾着鐵鏽，開起來不很容易，一到日暮便被定了死刑，——談話是閉了門談的。在一人低垂的天的下面，那些帶綠色的騎馬雕像，好像斯底爾頓的乾酪一樣，在天涯馳轉着，不能越過去。

我們一直走到奈伐河的彼岸的古舊的巴達伏區，——牠自己，處處都是碎冰，好像是廢墟一樣，——從那兒看去，列甯格拉特正像是一個被海水所拋棄了的漢斯同盟的都市。這扇「臨着歐羅巴的窗子」，人們已不再去拭淨牠的玻璃了。慢慢地，人們感到這個在埋入三角洲的泥濘的墓中去的受刑的都會在牠的十萬木筏上腐爛了，正如彼得大帝在那兒犧牲了的十萬工人腐爛了一樣。

——這不是威尼市，步拉爾說，這是拉凡納。

——像惠爾斯一樣地說：Poestum，(Lucania 的一個城，以薔薇名，今名 Pesto——譯者)

我們互相安慰着：那比巴黎更偉大的巴比倫在那兒呢？

——只有美道克酒，步拉爾說。我也發見了一個驚人的博物館；華西利——奧斯特洛夫島的那邊，在河岸上。在俄羅斯，新博物館的塵土是那麽地厚，使人失望去認識一切。你想想看，一間地下室裏堆滿了東方的寢椅，繡金的枕墊，古耳其絨氈，回教寺的燈。一切弗洛芒丹和凡萊克却金時代的醜惡都陳列在那兒。你會預備逃出來；可是那看守人堅請着，於是一下子在那廣廳的底裏，你可以看見一批古代貴金屬，希臘的珍玩，希臘西特時代的遺物，葬儀的裝飾品，半透明的七寶的使人吃驚的蒐集，從那一場戰勝中來的呢？

我讓那拉斯夫語學者獨語着。

——沒有人知道這種原始藝術品的來源和蒐集處。我們說是哥特族把牠們帶來給我們，而我們一切中世紀藝術都是發源於牠們的罷；你認為有引起你的好奇心的東西嗎？

而且，那極有趣味是就是想着在這種極精緻的西特的藝術和俄羅斯原始藝術之間，已走過了八個世紀，關於這八個世紀的事，人們一些也不知道，而牠又沒有任何記錄和遺跡留傳下來。除了一些偶像，這些石頭的奇怪的「饅頭」……可是在俄羅斯，八個世紀算什麼呢？

我們後來談着在蘇維埃俄羅斯的有幾處地方，因為宗教心的衰頹的結果，現在又回復到偶像崇拜去的話。

——那金的枝條可就要抽發出來嗎？

步拉爾微笑着從他的袋中摸出兩張紙來。

——這個會回答你。

『我在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在泊拉夫達報上看見一個名為「蘇維埃草原」的省報的通信員一個工人的報告。他敘述一個魔法女療理一個名叫益金的農夫的兒子的情形。他是害了病，他的

父親去請一個在本地以為精於魔法的婦人診理他。這個婦人，在診驗過這個孩子之後，宣稱除了把他放在一個熱的麵包烘竈中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把他醫好。回到家裏後，那個母親燒旺了爐竈，把她的兒子放在一塊鐵鏟上，像麵包一樣地把他塞進竈裏去……聽到了那犧牲者的呼喊聲，那姊姊急忙奔來，可是當她開了竈門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伐斯卡，那孩子，已經送命了。那母親也跑了過來，發現那孩子已燒得焦頭爛額了。』

——還沒有完咧，步拉爾加上一句說。這兒是一段從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伊士維也斯佳報上剪下來的新聞：

『蘇維埃政府所派遣的殖民調查委員，最近在列甯格拉特的東方，在伏洛格達的路線上，和在俄羅斯舊都一百五十俄里左右的地方，發現了一羣守奉邪教的人。在季克溫斯克州的森林區域中，居民用絞殺的獸類的血去獻奉他們的偶像。那獻穢

牲時所唱的歌詞已由列雷格拉特的地理學會的人種學者採錄去了。』要送到及姆斯·弗拉實卿那兒去。

『這條彎道把我直接領到洛迦特金博物館去，步拉爾說。

『被這個可驚的蒐集引動了興味，我問我的一個在 Narkompros (就是教育委員會) 做工作的朋友，這些寶物從前是屬於何人的，和那主有者如何會把這些寶物偷運到美國去的。

『——阿保利奈爾·洛迦特金，他回答我，現在是在西伯利亞，判處作強制移民到翁斯克那邊。

『在堅決地問下去，我就知道了這些。

『阿保利奈爾·洛迦特金是一個六十歲的老怪物，有教養，有錢，很吝嗇，從一千九百十七年起就深閉在華西利——奧斯特洛夫區的他自己的木屋裏——這木屋是好好地存在着的希有的屋子之

一。他的在克里米亞和豈爾索奈斯的發掘是大家
都聞名的，可是人們却不知道他藏着無數寶物。他
從來沒有和他的住屋委員會有過麻煩，而且因為
他很願意帶一頂柿色的鳥打帽而且也不顯出奢華
和舒適的外觀來，所以他是沒有受人不放心過。別
人當他頭腦很衰頹。他在他的蒐集品間孤獨地生
活着，同一個年老的家政婦一個從伏洛格達來的
鄉下婦人在一起，別人說她是他的情婦。這個一個
醜惡，肥滿，顴骨凸出，眼睛凶惡而縛着布，又生着
一付上海的老商人的臉兒的芬蘭女人。她從那個
五個世紀的基督教教力纔使居民勉強地開化的俄
芬兩國的邊境來的。她只在夜間出門去買東西，她
帶着滿滿的一個大筐子，沿着牆壁，曠着在那夜深
的時候從政治俱樂部回來的孩子們回家。這兩個
人都生活在這巢穴裏，患着骨痛症，因為奈伐河在
屋礎下流着，像珊瑚一樣地沉靜。

那向 Guépèou，——政治密警部，——密告

他們的是一個傭婦，只得到一瓶啤酒作酬報。她每星期在洛迦特金家裏做一天工，去洗濯衣服。有一晚回去得很遲，她聞到一種焦肉的氣味：她便動了好奇心，要走進那所屋子的最深藏的那一部，要從那從來不准別人進去的洛迦特金的書房的鑰匙孔中張望一下。

『據她的陳述，那間房是點亮了大蠟燭，那主人和他的家政婦是在那兒，全身一絲不掛。那老人在他的假髮上戴着荊棘冠。在那燒着的火爐前面，她看見十二隻死黑貓，塗滿了洋油，繫在鐵絲上，點着了火開始從下面燒上去。每隻貓的項頸的周圍都帶着一個字條，上面大書着一個人民委員的名字。其中有一隻姬采林貓，一隻列雷貓。洛迦特金用一柄古劍在撥着火。他的侶伴在中央跳着一種野蠻的舞，口裏唸着那些詛咒蘇維埃首領的呪文。

『洛迦特金先生和他的家政婦是被捕了。那所屋子充了公，變成了本區的博物館。至於那傭婦

呢，爲了在這些孩子的故事上加了一重信心，她是被處罰了。教育委員強制她去上學，在學校裏，先生對她講惡魔現在已不存在；而那超自然的東西只是未經解釋過的自然的東西而已。』

六日競走之夜

三晚以來我們常看見她在那兒。除爲了那她從來不缺的，但只和舞師或女伴舞着的跳舞以外，她老是獨自個的。當別人邀請她的時候，她總辭絕了；我也正和別人一樣地被她辭拒了，雖然我是爲她而來，而這個她又是知道的。我來的目的並不是爲了她的乳白的背，她的黑玉的衫子——戰顫着的黑雨，無數的縞瑪瑙的珍飾（從這些珍飾間是可以辨出細長的，和耳邊鬚髮相接的眼睛來的）；却可說是爲了她的扁平鼻子，她的突起的胸膛，她的

像洒過硫酸鹽的葡萄葉樣的，美麗的猶太風的顏色，她那個有些蹊蹺的孤獨癖。而且她那每晚許多次的向盥洗室和電話處去的行動，也很引起我的好奇心。

她只化錢喝酒而不付總侍者。她從甘酒喝到烈酒。這第三個晚上，在子夜到兩點鐘之間，是兩盃香檳酒，六盃茴香酒和一小瓶白蘭地酒。牙籤和青杏子還不算在裏邊。

她跑上電話處去；我呢，跟在她後面。

『是萊阿。你有好奶嗎？進行着嗎？……腰邊沒有什麼了嗎？他吃過了嗎？啊……？用哺乳器的嗎？』

在那狼藉着花瓣，紙煙頭，破碎的洋囡囡，古柯精，密會和合謝爾粉的沒有水的盥洗室裏，我們是格外互相認識了。她沒有憐惜心地在燈下對着鏡子臨鑑着自己，一直到對鏡中她自己的嘴唇接吻。在她呵上去的水氣的浮雲上，我描畫着我的

心。她把一個肩聳了一下。

她穿着一件繡着銀色的中國的官員在一座寶塔的檻上商議的樣子的衫子。

——這些不出租的嗎？我問着，把我的手指一點着在她的胸頭起伏著的寶塔的每個塔門邊。她像一個大寫字母似地挺起身來：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

那個在一件外套上拭着手的盥洗室的侍女轉過身來爲我疏說。

——是的，你神氣倒像一位紳士，萊阿說。可是這是當我醉了的時候，我老是弄錯的。

半身倚在露台的欄上眺望過去，人們可以看見那些穿着海邊的衣服的黑人樂隊在空空的咀嚼着，像一種瘧疾的患者一樣地戰慄着，在伸縮着頰兒吹着樂器扭曲的澤蘭形的銅腳燈，燦照出賽納河的風景，那風景現在已不爲工廠所傷害，但是溢汜着詩；而在那裏又有畏寒的裸體在洗浴。身體和

身體緊擠在旋迴跳舞場裏，那些舞人接踵着跳。廳中有肉汁的氣味，孵蛋的氣味，腋下的氣味，和 Un Jour viendra 香水的氣味。

——你住在那兒？我對她說。我愛你。

——你在那兒開頑笑還是有意？

——照例兩者同時都有。

她，不可避免地：

——我似乎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

——你是我的妹妹，我吻着她的衫子說，而且是少不了的。

我必須對她顯出厚臉皮的，可輕卑的，又沒脾氣的人的樣子了。她擺脫着。

——你急什麼？

——不，可是我要做的，我都很快又很壞地去做，因為慢慢去做，我怕要做的渴望被很快的打斷了。

——快兩點鐘了，我要病了。

——慢點，等你對我說了你爲什麼時時刻刻地不見了。你在賣牠嗎？（牠指古柯精——譯者註。）

她張開了她的眼睛，像在菜盤上的蛋一樣：

——不見得，她回答，那要罰要五年的事，我是不幹的。

——那末？

——那是爲要得到我的人的消息，他是在勞動着。

——您的人在做些什麼？

——他是選手……一個 Six day man……

『他連續跑六天。你從來沒有聽見別人講起伯諦馬底曷過嗎？你從那兒出來的？』

她做了一個手勢，披上了九十八隻白兔子。

——我沒有叫我的車夫等我。給我喊一輛 taxi 到格勒奈爾去。

沿着彎曲的賽納河，里程計像一顆發狂的心

一樣地跳動着。沿着 Cours-la-Reine 的散落着的桃紅的珍珠似的燈火的街道，發鱗光的溝口，她的乾咳，衷情的輪廓，我的過了 Champ-de-Mass 不再說曖昧語的自誓，載着青菜的貨車。

——我愛馬車，我說。我們應該弄到一輛馬車幾個月的生活在裏邊，一直到記熟了那燈，發條，護輪橡皮。你要知道只有那[于爾班納社]的活動車簾是放下一半的，而當巴黎在烟霧後緘默着的時候，以及人們在做着使世界減少人口的事的時候，碰到一匹不興奮的小牛似的馬是有味兒的。

格勒奈爾。水在橋的軛下折疊着。爲戀人做的欄干，紅色的燈火，爲商人做的欄干，綠色的燈火。十四法郎二十五生丁。

我不安着。

——你住在巴黎嗎？

——笨傢伙 她說。誰對你說我住在那兒？我要到冬期自由車競爭場去看兩點鐘的賞金競技。



一條地下廊通到觀覽席。La Place Clichy的地氈被風所吹起了。在半路上，在我們頭頂上有一陣雷震聲。木板呻吟着。隨後木造的競技場，和牠的與分成許多光輝的圓錐形的組段的霧相連的玻璃屋頂同時發現了。在瑣瑣的小傘下，許多弧光燈在競技場中巡迴着；萊阿尊嚴地踏在腳尖上。

——你看；黃色的和黑色的……[蜂組]……么牌隊。現在跑的是方·談·霍文了。他們就要喚醒伯諦馬底曷來參與兩點鐘的獎金競爭。

細長的笛聲切斷了長天。隨後有四千個吶喊，那些從喉嚨深處發出來的巴黎人的吶喊。

那些澳洲選手想衝上前去。他們開始竭力而行了。我看見那熱心的顏和銳利的眼高出在那廣告牌上。樂隊奏起樂來。拉脫里昔唱起來，人們把『快點，阿哥！』合唱着，這個使人興奮。十六個競爭者每隔二十秒經過一次，一個也不落後，成着一個

密厚的羣。

觀覽席是在競爭場的底裏。在兩端上，轉折處是像牆壁一樣地直立着，使競爭者在他們突進中一直衝到那

「最純粹的揮發油」

那些文字上。注意牌活動起來了。數目字降下去。別個數目字昇起來了。

——第四夜。第八十小時。二千三百基羅六百五十米突。

——噲，你看他，你看我的人上車了，萊阿說。

只有伯諦馬底曷還在轉着，擺着身體，頭髮是捲着的，項頸是髒的，眼睛是和貓一樣地虛偽的。

——真是個好傢伙，第四夜還是這個樣子，我的心肝。

那個塗錄的傳話筒報告着一百法郎的兩個賞金。手鎗開出這獎金的出發信號。

——我們上前去罷，現在更上勁了。啊，他已經看見我們了。

他看見我了。我携着萊阿的手。我們交換了一次男子對男子的憎恨的目光。

那聲音，還伸長成一個螺旋形，是愈轉愈短的了。出發鐘一打，那簡直像一個投出來的球，而那十六個男子便過去了，被彎曲的轉彎處拋擲到直線上去。

——萊阿，我喃喃地說，我願我們像那個老清教徒阿格里巴·陀皮涅所說的「幸福地睡着」。你早晨吃些什麼？

羣衆的呼喊聲是非人性的。

——你這個傻子，她回答。當我的人正在那兒在打圈子的時候，我們倒作樂起來；我似乎覺得我會是一個病，一個槓桿的錘，爛泥，假如我在這六天和六夜之間除了他還想別的事情。

在終點，像鯉魚撲到麵包片上去一樣地，那密

生着汗毛的意大利人，那巨大的瑞士人，凹凸頭的高爾斯人，和雜在金髮的弗朗特人間的黑人都撲到那優獎上去。

——完了：澳洲選手得勝了。賊！伯諦馬底曷已被圍住了，萊阿說。他要從車上下來了，我們去看他罷，那愛人。

選手的住所是在競技場的盡頭。每個人有一間木造的小屋，外面遮着一張幕，裏面是一張行軍床。在一塊牌上，人們看見這幾個字：

思丹特·凡洛克思。
伯諦馬底曷一方·談·
霍文組。」

一張探照燈一直照到小屋的底裏，使得羣衆可以把選手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出來，甚至在休息的時候。那些穿着醫院的白手術衣的服侍的人帶着盤

子的響聲來來往往地走着，在洋油和脂肪的污點之間，用鷄蛋和樟腦在花圈椅上調合着塗擦劑。拆毀的刺輪，樹膠的圓片，浸在盥盆中的黑色的棉花。伯諦馬底曷是朝天躺着，手放在項下，把生着毛的，有粗的血管的腿伸給按摩人。那個人把腿輕拍着，把牠們弄得像布一樣地輕。

——皮班頓，你答應我吻他罷，萊阿對理事說。

伯諦馬底曷張開了一隻眼睛。

——我並沒有什麼，他惱怒地說，把她推開去。讓他去做他的事罷。

——沒有剃鬚子嗎，你這個無賴？

——讓我安靜兒一回吧。

沉默來了。那競爭者成着一線過去，擦着我們，而影子落在天幕上。那些裸着的腿機械一樣地轉動着。方·談·霍文在經過時向我們高喊：

明天晚上努力點罷！

我和伯諦馬底曷相見了，可是他竟有不當我在眼前的樣子。他喃喃地自語着。人們時常請他起來去爭那個娼妓樣的獎金。而且還只有一百個法郎。貧乏的看客！那些帶着他們的雌鷄來的空心大老官們，不爲了來勾引別人的女人已經是很好了。

他的股腿現在是一個溼淋淋的象牙了。

——伯諦馬底曷，快起來！不滿足的羣衆從觀覽席上喊着。他做着手勢，表示夠了的意思。

一些骯髒的機械職工，長着五天的鬍子，穿着柿色的襯衣，在把塗松香的細繩縛在自由車把手上，把輪子放在一起試驗，旋緊了螺絲釘。

伯諦馬底曷還是在生氣。

——肚子，你決意要幾時來弄我的肚子呀？

那按摩人解了短褲的橡皮帶；在肚臍下面寫着：「亞爾西利步兵第四聯隊第一戰隊」和那標銘「盡力爲之」；他用他的手掌平平地在腸上按摩着。

——用滑石塗在我臀部。

那些他們的同組的人剛輪替了的人們，下了車去睡兩個鐘頭。理事們握住了把手和坐墊止住了他們，解了那縛在踏腳上的皮帶，小心地把這些雛馬似的他們扶到床上去。

隨後一切整頓起來等夜間了。縱使那喧聲響着，那些選手還在打着鼾。另外一些人們，走出了蓋被，像在營房裏一樣地，從這張床到那張床地玩弄着。人們聽見洩氣筒的聲音，接着是安全瓣放出來的被壓榨的空氣的聲音。

像一個死屍一樣地，伯諦馬底曷老是朝天躺着，那裝飾着四方的指甲和鉛質的大指環的手指，交叉在胸上。萊阿坐在他腳邊，拿胭脂塗在頰上，我便走了開去。

在小屋後面，我聽見伯諦馬底曷說：

——我不是禁止你在比賽的時間內踏進「馬克金酒場」嗎？

萊阿解釋說她的神經是很緊張，使她不能守

在家裏。她不能睡過去。她只想着他，只想着他美麗的堅強的腿股，只想着他的黑色的鬚髮，卓別靈式的鬍子，顎骨，那凝看着牽車人的自由車的後輪的眼睛的可愛的臉兒，只想着他的用具釦扣在領上的石榴色的運動毛衫。這種情形他難道是初次感到嗎？去年在他在美迭生方場比賽的時候，她難道不會一天到晚地在電報局裏生活着嗎？

那些競爭者，被那一百零五小時的勞動和二千八百七十二基羅五百八十米突所壓潰了，在銀聲中轉成了一條長線。一個黑人在前面。有幾個是戴着眼鏡。往往其中有一個觸傷了或是一條鐵鏈脫落了。有人匆促地喚醒了他的睡着的同伴，有人設法用力把他騎上坐墊去；他睡朦朧地追附到無數的競爭者那兒去。在夜盡時競爭每變成單調了，在那兒，除了那個昏過去的機會以外，沒有一個人想要「走開」的。一個十噸的沉默降了下來。

萊阿在觀覽席和我相會。

——你走開吧。不然他是不能睡過去的。他時時刻刻地守望着我們。假如他知道我和別人在一起而他不能脫身出來，他是一定要發狂了的。疲倦一重重地加上去，他的神經要越弄越緊張了。

『他並不恨你，他甚至還覺得你很溫柔，有味兒。她繼續說；他是恨我。他不願意我到「馬克金酒場」去，也不願意我跳舞。他是一個嚴厲的人。

因此我知道伯諦馬底曷只准她到「Excelsior」那競爭人的麥酒店去拿信和見客。在那兒，從朋友們和侍者們那兒，他總可以知道一切。

我答應給她一個不意的歡樂，一件禮物也是徒然的，真倒楣，我不能使萊阿決意到我家裏去。我所得到的只就是明天午後去訪她。我需要她。她描出美麗的肥的曲線，而她粗澀的聲音，一種蠱惑，又使我心醉。她那用香油塗過的，用香水洗過的嬌柔的皮膚，那樣多的珠寶，珍貴的餽饌，顏色，藥品，柔情，都是隨那像通動機一樣的現在珍貴

地捲在毛布中休息着的多毛而強有力的腿股擺佈的。這是個整個的不合理的，然而亦是自然的戲，在這戲中，我以第三者的資格進去，牠使我驚詫，使我發怒，然而同時只有牠給我那忍受這個苦痛的時間，在那個時間中那些夜間放蕩者是自己覺得不得不承認戰敗的。



落日，石榴水。時間是像地瀝青一樣平滑。縱使有那苦酒的烈味，一個和平總降下來。我在「保爾特——馬役麥酒店」裏等待着萊阿。她僱了馬車從蒙馬爾特爾，穿着一件水獺皮外套，向酒店前來。

——這個使我回想起當我認識作諦馬底葛的時候的我的青春。我以前在阿加西阿街租着一間房子。

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她比賽的消息。

——有些疲倦了，她說。腰上作痛。還有下痢。可是別一組的首領也是這樣。澳洲選手筋疲力盡了。關節液流出來。他沒有法子了。人們整個上午苦苦地支持着；環行着，有什麼！

——那麼方·談·霍文呢？

——老是轉着，像一個野蠻人。可是頭腦和意識，你要知道，他已是沒有了。皮班頓和伯諦馬底曷在那兒要決戰一下。

我覺得我的重新找到萊阿的歡樂已並不是沒有混雜的了。我愛她的平民的女人的手，她的五十法郎的紙幣的顏色的眼皮，……那顆被力所魔法地打開的荒蕪的心，可是我不能忘了那兒在繼續着的圓轉的爭鬥。

那些排列在步道邊的顧客的摩托車，用盡了奇異的式樣。牠們是大礮，快艇，浴盆，飛艇。有的呢，是匆促的蓋着一個香檳酒的空箱的。牠們的主

人是那些那樣美麗的好修飾的青年人，他們是幾小時地在 Champs-Élysées 的一間有一株櫻樹，一塊小毛氈和一個鍍鎳的框子的陳列室的玻璃後面佇待着的。這個使我回想起那些在盎思帝爾當的妓女區的 在玻璃窗後面的女子。

侍者們在桌子間飛翔着，在每個手指間拿着一杯黑色的飲料。穿着罩衫的機械工人，周身轉着車輪的外箍的乘自由車的人，從居尼出來的拳師。每個人用各人的本行的手勢和朋友們打招呼。懇切地，那些班唐鷄從鈎在肋骨上的鈎子上被解下來，四分之三都丟在腿上。

萊阿是永遠地美麗的，反抗的。只有那一個我特別去買來的，黃色和黑色——蜂組的顏色——的領帶感動了她。她帶着一頂白色的大氈帽；插着一支鷺羽，帶着那使人想起「遠西」和看着鏡子向背後用槍的女子。我把這個對她說了。我還對他說我不是一個像以「盡力爲之」做標銘的伯譚馬底葛

那樣的一種人，對她說我接連六日六夜的什麼事都不要做，對她說醫生禁止我洗冷水浴，對她說在我一生中我老是可怕地做着「應做的事」，對她說我的心是一個和我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對她說那些瘦小的有鬚髮的女子也有她們的媚力。

可巧相反，聽了我熟識意大利的湖水，Tipperary 的作者，和我有霞飛將軍的手跡，她是驚感了。我甚至談說在我的畫室裏我有一個阿拉伯酋長的天幕的原樣的複製，和能為她在提琴上奏出達爾諦尼（意大利的提琴家和音樂理論家。——譯者。）的「魔鬼曲」。

她看着我：

——那你可以說不是和常人一樣了。

——謝謝你，萊阿。只有那些婦人對你們說起這些事情。然而尤其是對於她們，一個人是應得和常人一樣的。

附近的摩托車練習所衝出一種惡臭的氣味

來。人們聽見在遠處有一團狩獵的人在城壁下經過，而那如此地幽鬱的角聲，是在那像一隻泊在一個破產的造船廠裏的大商船的船身一樣的廬納公園的遠景下響着。



我須得承認空想了一個白天，當晚到自由車競賽場去的時候是有些不快，那兒我為競爭而去的份子並不比為萊阿而去的份子少些。在揭示處什麼也沒有改變。可是立刻一個動搖起來了。那六個競爭者成着一根彩帶似地轉着，在那兒雜染着綠色，黃色，白色，橙色。他們在記着他們的行程的鐘聲中，用柔鞭的踏脚弄損了被車輪所磨光的地板。

伯諦馬底曷是騎在坐墊上；他看見了我，用他的左眼皮向我做出了一個友誼的微笑；在第一百

三十一小時，近三千四百二十一基羅米突的時候是有一個衝到頭上去的蓄意。欄杆在那些正在吃飯的時候驚起來的，嘴裏還滿含着食物的羣衆的推擠之下呻吟着。

那個黑人，把鼻子貼在把手上，像一支箭似地出發了，走了半圈佔在前頭了。喧鬧起來了。那些跌痛的人，那些腰痛的人，那些輪子破了的人，是輪流地落後，立刻又趕上去。因伯諦馬底曷的引帶，那些競爭者在那已疲倦起來，轉過頭去的黑人後面衝上去；那黑人的同組人已睡着了不來；羣衆喊着他來幫助。

——孩子，鍋子底，騎上去！

一個侍者從二層樓上掉下一個啤酒杯來。全場在高喊聲，尖銳聲，叫子聲中戰慄着，一直到那個黑人把兩個加在把手上，仰起身來，表示他已經敗了的時候為止。

那時我便到選手的居處去。

伯諦馬底曷開始儘量地進食了。他已洗過了臉，修過了鬍子，真是一個裹在羊毛浴衣裏的好看的孩子，他手裏拿着一根肋骨在咬着。萊阿坐在床邊，看着他咀嚼，她的眼光是濕潤而柔情的。他送了一杯香檳酒，和放在溶液盒裏的打過的雞蛋清給我。

我很矜傲地認識了這個選手，秩序單上所說的「自由車界的能手」。我現在感到他的柔軔的腿和沒有傷痕的膝的驕傲。我向他表示我的同情，又鼓勵他。

——我領着這羣獵犬，他簡單地解釋。那個黑人這個樣子是一定不久就要破心的，狩獵所重的是大家協力。

伯諦馬底曷所最使我驚異的是他的平靜，在追逐以後幾分鐘，資產階級式地安然地進食，四周圍着勤勉的看護者；他的所愛的女人陷沒在坐墊裏，背後是籐花的屏風，這屏風襯托出他是在家裏

的樣子來。

萊阿多情他握着他的一隻指頭，一句話也不說。我一樣地愛着他們兩個。我把這話對他們說了。

我們碰着杯子喝酒。萊阿誦着這個祝辭：

敬祝我們的健康，牠是我們大家所愛的，
而且牠在我們是那樣地有用的，
因為有了健康，人們可以有錢，
有了錢，人們可以買砂糖，
有了砂糖，人們可以捉蒼蠅。

伯諦馬底曷向我數說他的幸福：

——她真可愛！而且還是一個好女孩子。在必要時，她預備些小吃，濕布，和一切別的東西。還預備一個吹喇叭又熟識香菌的按月付錢的馬車夫。她富於教育和談話，使社會上的人都歡笑。在我們

自己之間呢，那有像地圖上的河流一樣的脈絡的肌膚，一頭一直長到腳根邊的頭髮（不是那現在的婦女們所有的短髮，而且又是不使細梳子吃力的），那樣的乳房呵，一塊真正的冷藏肉；還有那春宮祕戲的色香；吃過東西後洗着牙齒，用一個特別的鉗子鉗着蘆筍，而且從來不圍胸襖。

——你會知道的，他說，當你深切地認識了她的時候。

樂隊奏着一曲像俄羅斯的羣山一樣有低高的「波思東舞曲」，人們從美妙的山峯，投到覆奏的憔悴的谷中去。一些頰下搽粉的喜劇俳優在演完戰後來到了。他們要想跳舞，可是羣衆却把他們當做矯作的人，浮誇的人，和寄生蟲看待。

我離開了那個高談闊論着，娛着羣衆，說要在小屋裏和萊阿睡覺的乍譚馬底。

我不得不答應明天再來看決賽和度夜了。



第六夜，第一百二十八小時，三千三百六十二基羅五百七十米突。同樣的單調的光景。疲倦了，那些栗鼠在轉着圈子的時候睡着；有一個人撞在一個輪子上跌倒了，連累了後來的好些人。人們聽見英國話的喊聲，土耳其話的咒罵，有時是表示又有了一個落伍者的呼喊聲；隨後又開始轉圈子了。

夜已深了。夜間的競力已結束了。那些選手轉着，手反向着，使手腕可以休息，頭上裹着過山用的帽子以防夜寒侵入。

伯諦馬底曷在他的籠中休息着。方·談·霍文在做着他的夜間的幽暗的事業，把那行將開始的最後幾小時的光彩的工程贖給他的同僚。我向那臉兒已被疲乏所改了樣子的皮班頓白薦帮忙。露着襯衫袖子，我們把一根橡皮輪放到一個水桶的底裏去，測驗有沒有漏洞。我正在做這事時萊阿

來了。我是那樣地忙碌着，竟不大和她說話。她怨語起來。我聳着肩。

許多的看客都在那兒過夜。一些孩子躺在桃色的或是黃色的運動新聞紙上，睡着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傳令兵，大人家的汽車夫，未到工廠以前的莫里諾工廠的工人，沒有到辦事所去以前的職員，穿着孝的外省的夫婦，都打着呵欠，玩着紙牌，開着酒瓶以免睡去。

——育葉納，有個人說，把香水霧噴器拿給我。

我們裹在一重重被裏，頭放在枕上，相倚傍着等待天明。萊阿握住我的手。

——多麼細的骨頭！我覺得我將為你而煩惱了，她這樣說着，好像在那些流行的不真實的歌詞中的話一樣。她的聲音是溫柔而有味的。你正和運動能手相反。倒不好說你是一個教士或是一個喜

劇歌人像一些。你一句話也不談，但是你却充滿了生命。而且我從前老是夢着和個不很健康的男子發生關係。例如一個青年藝術家，穿着翻領的襯衣，有深藍色的脈絡和尖尖的細鬚的……我是你的了。

——什麼都不能使我再快樂的，昨天還是這樣，我愛撫着她回答。而且明天或許也是這樣。可是今天我整個的心是在這兒了：我屈服在單單一個思想之下，就是伯諦馬底曷的勝利。我不屬於我自己；你也和我一樣。我們已變成自由車競爭場的一部分，競爭的一瞬間，勝利的等待。再過幾小時，你想想那照相機的撥動，想想那羣衆，想想那新聞的號外，想想那個飄着旗幟來往着國會議員的大宴會。這些我們都可以在我們的勝利者那兒分担到一些。

——我親愛的，萊阿苦惱地說，你有一個美的靈魂。那真好。那真有味兒，我格外愛你了。

失望揉曲着她的嘴唇。

她以後便不說什麼了。她閉了眼睛。隨後我聽見她說，可是在夢裏：

——我不知道伯諦馬底曷聽到這話要怎樣…

在我們的右邊，在 Eternol 漆的廣告上面，在玻璃窗的上面，一道荒涼的曙色，受着機械的比牙琴的敬禮，現出來了。我唱着：

在曙色和牠的薄幕裏，

交啼着嘎聲的雄鷄；

桃色的背誓，被棄的花枝，

我的愛情奇異的消滅，當你睡眠時。

懶惰底波浪

在晚飯之後，大家都承認那操作的趣味已經沒有了。我們輾洋洋地伸在那懶惰的波浪上，也不想到全靠了牠，那些刺客纔不能從牀上拔出身來去殺人，那些竊賊纔會老躺在沙灘上讓那爬牆破壁的時間過去，那些職業的變態性慾家纔會把他們的賣買放在一邊，晚間留在家裏和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們玩紙牌。而且還有那些奸細呢？

在一九一五年，我在倫敦認識了一個不知道

在一個什麼瓜哇生的荷蘭女子。她是燦爛的，她的黑色的辮髮捲在耳朵上，好像澳洲產的 Mérinos 羊底角一樣。她使我想起了那些市場上的招牌

原產的女子 東方的尤物 美—陶醉—仙境—光明

爲了我的戀愛，我又是一次看見我自己不得不去央求那外國的勞働者了。

她住在阿令頓上角上的麗智旅館底二層樓。有一晚，在我們兩個在旅館底食堂裏吃了晚飯又喝了許多酒之後，便決定到她底房裏去。我們和一種像平服的希臘正教底司祭的人同處在一個昇降機上，他是全身穿着錦衣，在臂下挾着一個裝滿了文件的皮包，——（正像德萊富斯事件時代福蘭所

作的漫畫中的議員一樣。)他扈從着幾個法國和英國底砲兵士官。他住在那我們進去的房間底隔壁。

——這是阿爾培爾·多馬，敵國的軍需大臣，我說。

——啊！那荷蘭女子說，真的嗎？我不知道……我們仍舊叫酒來喝，而且是冷的。除了她的頭髮和我的，在房間裏什麼都是白的。本來我是有喜歡這種不意的邂逅而在不熟的風景中穿着人家的皮膚的旅行的。我們每天所看見的人們，我想，是再醜也沒有了。

床上的雪一會兒就溶解了。

.....

以為是走到浴室裏去了，我開了一扇門。但是那却是壁廚的廚門。在那些洒着香水的掛着的衣衫之間，我相信已看出一個聽樂傳聲器。我聽着：那却是一個微音放大器。隔着牆壁，我清清楚楚地聽見阿爾培爾·多馬在用最近交戰的統計解釋音

我們有靠七十五哩的砲彈的必要。

我的伴侶看見我重新回到她那兒去，她是已經一半睡着了：

——是的，我很知道，她說，這些我都應該聽聽，可是那些數目，那真使我討厭；我聽了他們的軍需品的話，頭就要發漲了。況且現在我的貂皮外套的錢也已經付了……我想睡……

於是也不再清醒過來，覺得我是在她身旁，她便把我放在她腿裏，立刻用着一種貝類的反射作用的動作，把腿挾緊了。

兩個月之後，我聽說我們的那些烏合的士兵已又在瑞士的邊境捉住了她了。

弗萊達夫人

但尼爾在印刷和新聞紙的氣息中，沿着一條橫街走到光亮的地方來。從記憶底墓穴裏，昇上他的兒童時代的巴黎的影像來，在那個時候，人們在瓦斯燈下，一直到就寢的時候，在謹嚴的店舖裏還賣着精美的物品。昔日的巴黎內部的優美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但尼爾現在一個商場中走着，在那裏，那近代的商店的神經的緊張，在近六點鐘三十分的時候，像下了休戰命令一樣地一下子消失陷於一個可以使明日的猛烈的商戰蓄點精力的休息狀

態中了。現在，在大街上——在那舞跳狂的聖季的電燈廣告的明滅之下，只剩下那由當服警士，外省人，異國人和妓女維持着的兩種顏色的雜沓了。

但尼爾從他的新聞社裏出來去吃晚飯。他有一張萎頹的腔兒，一簇只有像眉毛那樣濃的鬚，手裏拿着一根埋木的手杖，帶着一付瑞典的緊手套，而且他還生着一個昔日的巴黎人的細長的，彎彎的，冒險家的美好的鼻子。他把一顆滿是傷痕的心在這一切都抽出芽來而沒有一個會長大的鋪道上徘徊着。他的那些「和平酒家」的朋友都已經死了，或者是被殺了；青年人都互相仇恨着，而且作着一場持久的戰爭；那些從前在「拉慮小食處」有自己的桌子的老年人呢，現在都在自己家裏吃飯了；巴黎大新聞紙的社論稿費並沒有加倍。他呢，到了四五歲的年記，還做着一個鬆快的修辭家和反對派的新聞記者。他繼續着在每天早晨用那已不使人害怕了的滿鞭的字——因為皮是愈弄愈厚了——

鞭策着那些當軸的人物。

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營養不良的法蘭西的兒子，患着外來的病：俄羅斯難民的禿頭病；英吉利人的尿酸病；意大利移民的間歇的濕疹；羅馬尼亞性怪斑點；美利堅人的疔瘡的居留民；土耳其人的化膿，和其他各國民的皮和肉間蘊着的病根。用一種比「幽默」更多的宿命論，他觀察着這些到他的南國的太陽下來曝日，去了他的「比加爾」牛乳的的乳酪，破壞了巴斯葛的道路，繼了那些被雇用的法國女的頭髮，跌了他的貨幣價值，而且一直搜索到那他不得連器具轉租出去的工作室的新來的人們。其實他只恨他們變亂了他國語，喝空了他的最後的好酒。帶着一種熱烈的好奇心，他觀察着這種法蘭西的冒險奇談，這種在歷史上是絕對新鮮的，做着自己能創製出來的愉快，全世界的羨望底犧牲品的國家的活的逸事。那兒從前有過許多人種的移動，民族的政治上的併合，軍事的征服，可是

這一種國民的想像陷入陷阱一樣地突然消失在自已的領土內的景狀，却是從來沒有過的。『封·克拉克成功了，但尼爾自言自語着，巴黎已被包圍，而且被占領了。』

像于倍爾。洛倍爾的一隻在羅馬的廢墟中的山羊一樣，他在舖道上徬徨着。他明天的社論的前面將寫着：Vae Victoribus（拉丁文，意為：勝利者之不幸。——譯者註。）這篇可以這樣開始：『爲什麼，在一個患貧血症的法蘭西國裏，不選用那充滿了勇氣和榮譽的德國或安格羅。薩克遜的血球注射呢？爲什麼糊塗的當局盲目地開放了國境，在祖國的血管裏灌進那拉丁的，近東的或是黑人的可憎的混血呢？』

當他走到了奧林披阿劇場的時候，他看見一個肥滿的女人越他而過，因爲穿着一件綠苔色的厚布衣，格外肥滿了；他戴着一頂諦羅利安的帽子，穿着一雙無聲的生橡皮底鞋。她轉身向但尼爾

走去，可是不能喚他起的普通不大忍持住的饜饕心；他不覺得她醜，也不覺得她美。身裁並不低，生着一張他忘記了的圓臉兒。他一直走到馬格特萊納祠，想回去吃晚飯；可是一看見那條馬來爾勃大街，像水溜一樣地悲哀，他的心便像每晚一樣地背而去了。他便打定主意退回去，到馬克金去「吃一些」。那時他纔發現那個女人跟着他。她也接着轉身退回去了。被一個女人所跟着，這在他是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他覺得她在他的後面，觀察着他的拿手杖和運步的態度。他整容了一下，把頂結弄挺了，把鞋子在褲腳上擦亮了。這種尾隨使他興奮了。他想着總有一天男子要不能獨自出門了。她要他什麼呢？他過了職業者的獵場已長久了。她可是一個失路的外省女子，一個收藏者，或是一個喬裝的偵探嗎？他驚恐地想起一個利用的孤獨來對他講故事的女文士了。他忍耐着受「她的老先生」這話。到了馬克金酒家前，他怕她跟着他進去，又怕

她發了狂，把她自己的衣裳脫下來。於是，他決意到 Champs-Élysées 去。

——先生，你可要喝一點酒嗎？

——但尼爾還沒有走過馬爾里的馬，那女子便向他來問話了。他用兩指拿着自己的衣邊，做着一個被跟住的女子的樣子：

——可是放過了我罷，太太。你很看得出我是個安分的人。

——可是請你答應我一同去吃晚飯罷。你會給我無上的快樂。

她很困難地說着法國話，把每一個字像石塊一樣安置到句子的大建築上去。

——我覺得你好像是一個真正的法國男子，像在戲裏所演的一樣；我找了整天，可是一個也沒有找到。我住在格拉里季旅館，因為在那裏可以得到一間很便宜的房間。來罷。

——我跟你去，但尼爾回答，而且請把這奇遇

的浪漫史爲我隱住了危險。

但尼爾走進了這旅館的廳，這廳當街路暗黑的時候，便接着來招主顧了，玻璃框像電氣爐一樣地燒着，在那裏燒着毛皮，傀儡，抽籤會的帖子，月光色的宋代磁器和酒餚朱古力糖。在想法脫逃之後，但尼爾忍耐着，走到地下室的酒場去。

——我名叫菲萊達夫人（你可滿意這名字嗎）；我是鬱金香和花卉球根的畜牧人。我從盎斯代爾當坐了飛機今天早晨到步爾葉，我是來向法國園藝家來買栽培品的。自從大戰以來，中央政府是禁止輸出的；可是現在突然解放了，而我的植物也已經……

——……脫手了。

——是的。那些德國人帶了許多錢來，要把他們的花園和墓地重新^地種起鬱金香，這就是我的進款和我的享樂的來源。輪到我，我也帶了那最高價的供獻來和法國人做買賣。今天早上，在凡爾塞，

那些花壇用的早開的單瓣鬱金香，從「多爾公爵」到「高達易」種，每百球值十八法郎，只抵我們的荷蘭的花卉球根的價格的一半；在我走了之後，先生，他們要賣五十法郎了。

——讓我們和那人品論（法國十七世紀 La Bruyère 傑作——譯者註。）中的『花匠』，那些『美麗的花瓶』和那些『美麗的花托』和別人看重的東西一同讚賞罷。但尼爾這樣說。

——好極了！先生，你懂得鬱金香真使我快活。我邀請你去來我的最優級的種類，我的供水晶盤的球根，和在季冬的時候的我的特別培養品。這是不可不看的。真是一幅美的畫圖。這就是俄羅斯和奧大利的皇室老是用同樣的偏愛寵倖我的原因。在一千九百十四年，我甚至為費爾第囊·德·高步爾親王殿下開了一次夜宴會。「屋愛爾」瓦斯燈光在那些雜色的，紅色的，錦葵色的，單紫色精選的球根草花上燦照着；軍樂隊奏着夢曲，而景像

又是那樣地奇妙，使我的高貴的賓客不得不破口嘆賞了……』

晚餐不久便沉在一片在胃裏轉成金色的和紅色風景的酒的大海裏了。喝醉了的但尼爾覺得自己的思想顛倒了。菲萊達夫人把她的一日間所買來的東西給他看，從易伏里街買來的人造真珠，皇宮街買來的奇聞書，香水，高爾人的玩具喇叭，——玻璃做的假鼻涕，發聲的糖果，——總而言之，一個外國人可以在巴黎所要的東西。但尼爾在那荷蘭女子身上發現了一身健康的皮膚和一雙沒有理智的乳房。他想起了運河，想起了飄浮的草原，想起了風糜的尖屋頂，想起了堤防，想起了那以風信子來代鼻子的弗朗斯·哈爾斯的騎士們。在桌子下面，理想底渴顯示出來了。他讓她說着話。她的女主人變成深紅色了，像一枝早開的珍品的大花朵。

她繼續說：

——自從一千九百零八年法里艾爾大人做會長時，所開的水仙會議以來，我沒有到巴黎來過。我明天要回去了。在我自己的國是十分受人歡迎的。我是寡婦了，我的生活是消磨在我的試驗的蒐集，我的溫室和我的別墅間的。我以後不再到巴黎來了，雖則巴黎是一座有名地燦明而且激烈地人多衆多的城。今晚就是我要在此地消度的僅有的一晚了。我向你招呼，美男子先生，就因為我要嘗嘗一個法國男子戀愛的味兒。在我們國裏，那些法國男子是有一種驚人的技巧的名聲的。二百二十一號房間。伙計，算錢。

在疲勞和恩眷的重壓之下，但尼爾是幾乎忍不住她的暴怒了。可是在花枝前面，在新的歐羅巴前面，他是屬於那解除了武裝，而且從不會說「不」的一代的。

匈 牙 利 之 夜

——我是歡喜那個最高大的，那個有寬闊的腰的女子的，約翰帶着一種酒的執拗說着。

另一個女子是穿着瘦的筋肉，科的靜脈，手鐲的緊合，骨的影和一個神聖的獸的臉兒的。

在選中這一個的時候，我感到這種夢的容易的優越，而且，像在夢中一般地，我是像孩子一樣地快樂可以這樣說：

——她得我的歡心，這個麒麟和紅驢子的混血兒，

一枝大麗花走進我的張開的口中一直到我的咽喉。花底戰，一個花園在空間經過。

合着許培爾的 *Militär Marsch* 兩個猶太女子在舞台神經質地，使人生悲地舞着，一點也不顧到我們的柔情的目光，煙所吹成的圖樣，那剃着青頭皮的男子們像水盆放水一樣地乾着酒的酒杯的回光。

當音樂停了後，那哈齊士·娜娜兩姊妹便前來致禮，約翰所歡喜的那一個女子把她的髮鬘拿襖子裏，做出一個當吉的商人的凸腦蓋的樣子，使人家看了大笑。

——這是一個男子，你上當了。

——我上當了……

縱然有一個堂皇的入口，兩盆棕櫚樹，二百「古洛納」的門票和那在昂·代爾·文劇場扮過嚴父的人來做的守門人——他就是泊來斯米司爾的休職陸軍大將呂皮納，這「巴黎花園」總還不過是

一個音樂廳罷了。可是七月間在「倍爾佛代爾」沒有什麼表演的時候，這算是也維在納開放的惟一的熱鬧有趣的地方。

被光線所激怒了，燭臺翻滾着，像水晶的箭豬一樣地，在那映出櫻桃色的花鐵片和模仿甸勃朗寶殿的式樣的古式廊的威尼市的鏡子的中間。像

Jazz 樂和交響樂不能和諧一樣地，那些長裾的婦人們敵視着那些短裙的婦人們。她們的好處是腿股間有種媚態；用法文說「我親愛的」時有可愛的態度，她們掛的是這些張開來看有那個給與者，一個今日已緘死的某大公爵的肖像，保存在冰冷的金鋼鑽裏的項鍊，同訪尼斯時的記念品；她們使人想起那奧東大公在耐格萊思各家裏的進餐，或是拿泊爾的王后的宴會和那過時的高羽帽的，失去的樂園鳥的點頭告別，以及用他們的拉維思的尊貴的大帽的懇求；最後是在她們柔頰上的辛酸，這是希臘新富人比比所沉湎着的。

那些青年女人可取的只是她們舞跳，她們的敏感和那些使她們舊舞娘間被稱爲「近代人」的慇懃。至於我的舞娘，當她向我致敬過後，我便獻她些安在我們的塗金的桌上的瓶中搖蕩着的道蓋酒。

——你是什麼地方人？

她說出她的名字來作回答：

——若艾爾。

她是貝斯特產。我們只稍稍說了幾個德文。

——那什麼呢？

——我是巴黎人。

——壞的巴黎，她吐着舌頭說。

那些意大利的陸軍中尉，把康納馨花插在子彈盒中，塞住了入口；那些前來掠牲口的羅馬尼亞陸軍大佐却選中那些羊毛頭的女子。那賠償委員計算着國產的香檳酒。在那些侍者的饑餓的眼下，那些富人把鵝肝藏在他們的頰後嚼着。

——我的朋友真以為和你對舞的男子是你的妹妹。

——我們是沒有親戚關係的。他是格拉茲人，名叫山迷爾·愛倫斐爾特 (Samuel Ehrenfeld)。你可要我叫他過來？你為什麼笑，小伯伯？

——在法國話，稱山迷爾·戰場 (Samuel Champ-d' Honneur.) 是可笑的。

花了二百八十個「古洛納」我們得到幾枝乾草的雪茄煙和幾杯莓果汁。若艾爾用一莖草杯裏。

——你談什麼？

——我說你有一美麗的小臉嘴，我這樣回答她，用我的手指在我自己的臉上繞了個圈子，正如那啞劇中的舉動一樣。

若艾爾困難地，沒有平衡地在她的椅子上維持着一個胸膛低下的，生着精細的肌膚的，圓背的，生着一雙有十七歲是太成熟的神經質而有才幹的手的回回教的神像般的身體。

當音樂院開講的時候，你走下羅馬路去，你可以看見像她那樣的人是很多的，約翰這樣說。隨後他便上前去問她：

——你以為倍拉·光怎樣？

——倍拉·光！她使用猶太話把她稱贊了一番。他是在維也納。可是他曾經做過匈牙利的王，我的小伯伯。他是很有錢的。不久他也要在維也納做王了。愛倫斐爾特說他在莫斯科十分受人所愛，聽說也將到意大利去。人們將要把那些將猶太人丟到井裏去的一切匈牙利人縊死。

當在十一點半街路吸入了「巴黎花園」的客人的時候，若艾爾便提議從聖彼代爾思伯拉茲街的秘門到「紅風磨」去。那是一個解放黑奴時代式的靈廟，是用黑色的大理石築成的，有黃金的繩索和一個鑲土耳其玉的鍍銀的藻井。那主人，從前是一個近衛隊隊長，生着一張跳遠的選手的臉兒，請我們坐在那滿佈着花束圖案的幽暗的地氈邊。我們

飲着一種靛藍色飲料。若愛爾和幾個披着淺灰色的短衣，帶着軟領，穿着跳舞鞋和白色的短襪的外國人交朋友。一個穿着一件扭轉的短外衣，長着幾縷鑲在衰顏上的銀鬚的某省的部長在賣着那盛在那用一根桃色的絹帶掛在他的頸上的小塗金籃子裏的硬雞蛋。

約翰做着肌擦鼻子的手勢。若艾爾輕喊着撲到他的毛絨的手帕上去。那絲絹使她發狂了。

——小伯伯，請你把這個送了我吧！

——這是臨別的紀念物。我們明天要出發到步達貝斯特去了，因為鐵路罷工，我們由是多惱河去的。

她喊了一聲。

——把我帶了去吧。我想去探望我的祖父。他是回教寺院的守門人。

——你沒有護照。

——我認識一個住在南站附近的俄羅斯人，

他會造假護照的；那名叫阿保代奧士。

她有許多使人不能抵抗的可愛的嬌態，除了她狂喜時深深地咬着我的臂膊的時候。我提出抗議了：

——上帝說：『毋食不潔之物。』

她挺着身體，一直到眼睛都一動也不動；可是在那裏，在那沉重的眼皮下，含着一切的允許。感動了的約翰也承認了她的魅力。我們走進了特別室的一間，在那裏，在惡魔般的窗幔邊，一盞燈害着充血症。

『三杯 Cocktails』。那些已經東方化了的甲蟲在那些描金的桌子上跑着。

若艾爾雖讓我們吻着，可是却沒有屈了她的論辯。

——除了那大赦日以外，我是不到那回教寺院去的，你是曉得的在那一天人們將他們在袋中所有的一切都放到水裏去的。我已把在入教時所

學的希伯萊語忘記了。

『把我帶了去吧。我的祖父是那樣地衰老，那樣地多病。我已有十八個月沒有看見過他，而且假如這次不去，我是永遠不能見他了。我是他的依靠。聖典上說：『不事其先與足不留于室之女，皆得禍。』老年人是永遠不出門的，因為恐怕被人所害死。我的母親在一個舞會中生下我來。我是立刻用香檳酒受洗禮的。一年之前，我的一個哥哥在賽吉丹被人用棍棒打死；另一個哥哥，刹馬利是在紐約被打死的。因為他寫文字幫我們的種族。我們都是愛軍警的懷疑的。可是我却要跟你們去，我的兩位小伯伯，因為你們是有白色護照的外國人，而且他們不敢對我說什麼話的。

那兩位小伯伯便去摸索他們的小姪女的乳房了。

我們駛下一條被北風所變了樣的河，在那

樣水門汀的喇叭一樣地豎起着的，在轆轤上繫着小貨車的起重機。不一刻，那些綠色的圓屋頂，那些奴隸的寶殿的正面和牠們的破碎的玻璃窗，好像受着立馬銅像的檢閱；維也納，在牠的蓄煤氣器之間，在那些失業之羣中央，還像一個在不幸中的未亡人一樣地鞠躬着。我們碰到了這些載着兵器的駁船，都照裝着一大堆使不曉得什麼的舊鐵器，鐵條網，輪子，銹鐵，到幾乎要沉下去的程度；戰後的整個的國家還是這樣一小塊一小塊地繼續着降伏。隨後多瑙河伸展開來了，像一切的尼吉爾河一樣，除了天以外和一切都隔絕，在平野和牠自己之間放着幾株柳樹，有時拿那沒有穀的磨坊來做一個暫時的支點，匆忙地避過了橋……

若艾爾是在船板上躺在約翰和兩人的中間。她爲了旅行，已穿上了她的絹衫；在額上是束着一條白緞子的彩帶；露着腿穿着天鵝絨的鞋子。在我們的頭上，在那在風中作聲着的天幕上，煙縷轉着

影子。

——我和我的兩位小伯伯在一起真是快活。

不一會那被塗飾着肥料，裝着磨子，四圍繞種着豆球花的農家所切斷的匈牙利的平原，和牠的成熟的小麥的反射便不見，讓位給屏山了。河縮小了。松林跑入眼界來，雖然地有高低，却還保持着牠們的平綫，牠們是一離開河岸便模糊了，看過去像是一口極大的食廚，在那裏排列着無數圍着一個球狀的鐘樓的稠密的村莊。當我們漸近貝斯特的時候，有許多裸體的男子和女子在兩岸發着呼喊洗澡。那些載着手風琴的嘆息聲的小船，也被我們的汽船所舉起的波浪下顛蕩着。那些穿繡衣的賣杏子的女販子走上船來。在過了捷克思拉夫的國境後，有些穿着襤褸的制服，在那死土耳其玉般的牙齒上面長着曲鬚子的馬約耳下士前來檢閱我們。

太陽是畢竟沉到那孔屏般的雲裏去了。工廠的煙囪，麥酒釀造和單甯的氣味報告着貝斯特的來到；隨後河的一條支河露出步達和牠的攝政期式的大廈高樓，牠的高築花園，孩子氣的，劇場式的，野蠻的王宮。那些一切窗戶都光亮着的旅館，沿着散步場錠泊着，用牠們的屋頂花園的紅色的燈光的纜，把牠們繫在天上。

在「多惱旅館」，約翰和我同住着一間房。若艾爾的房間是和我們的房間連通的，牆壁上還滿是機關鎗的子彈斑跡，由河艦上的側射，漆灰都剝落了。有巴泊利加菜，老是很熱，使我們的頰都燒焦了，好像不喝點砒素味的泊萊斯堡的白葡萄酒，那傷痛似乎不會平復下去的。我們整天睡覺，閉上了我們的臨着那燒成白熱的，在那只開着彩玻璃球的燒熟了的花園邊用堤的恆煖石灰赭色的多惱河的窗……

在傍晚，城市覺醒了。在那些菜館裏，音樂開始演奏了：沉痛的彎喇叭頹唐的大四絃提琴，和那像被氈毛的杖所打着的空篋一樣的騷響的鈸。鏡那些穿着輕羅的，輕紗的女子，臉兒和手臂都受過太陽的打擊，注視着那些聯軍的警備汽車駛過，一點也不留心那 Klaxons 的聲音；那些汽車夫從車子裏伸出身子去捉她們。

從第二天起，就有幾個壞蛋在我們的周圍出沒了。隨便我們什麼嚴詞責問，那守門人總不把若艾爾的護照送回來，托詞說巡警沒有發還。有人警告我們不要離開旅館。大羣的沒有發餉的士兵，乘着警察力的薄弱；在街路上往來出沒着，用沙袋打倒了猶太人和外國人，攔劫過路人的錢。

我們伴送着若艾爾到回教寺院去。附近的人帶着一種不安看着我們的來臨。在我們站得太久了些的時候，我們便瞥見了那些在櫃台後面的驚怕眼睛。人們把店門就要關了。一些迦里西阿地方

的猶太人，穿着皮外衣，耳上披着油光光的捲髮，肩上灑着頭屑，在賣着民族自治邦建設主義的宣傳小冊子，大蠟燭，羊皮外套。在那些像獸窟一樣地互相連通的，而且在上面每層樓都有一個露台的天井的底裏，人們可以看見一株樹，一匹解羈的馬，幾個瘦孩。

——這就是回教寺院，若艾爾張開鼻孔吸着扶梯的猶太的氣味喊着，等我一會兒。

她因為不能走進去，便又走下扶梯來。那老人是把自己深閉在裏邊，不敢開門。那些穿着破軍服的兵在上差的時間站在梯頭，不准她去又把她趕了下來。『他們的腳將踏到禍水上去，她說，而且他們立刻就要流血。』

在回旅館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是被人尾隨着了。

我們在近午夜時就睡。若艾爾到我們的房間

裏來喝酒抽煙，隨後在她自己房間裏卸了衣裳，請求我們讓那扇連通的門開着。她是和平時一樣的。她還攬住了一塊手帕，穿着襯衫跳了一個「馬日爾卡」舞。

在半夜裏，約翰叫醒了我：

——我一點什麼也沒有聽見，可是我有一個在我們睡着的時候發生了些什麼事的感覺。

我們開了電燈，已經是三點鐘了。我從床上跳下來，注視着鄰室。若艾爾已經不在那兒了。那扇靠走廊的門是開着，床巾是拋開了，衣衫都丟在地上。在枕頭上有一個男子的足跡。一縷藥品氣味飄蕩着。

——迷藥，約翰說。

我們按着鈴。沒有人回答。最後，一個夜間的守門人上來了；這是一個土灰色——這是一切守夜人的臉的顏色——納泊爾人。他什麼也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一個人也沒有走出旅館。

——在現在的世界，在這樣的旅館裏，一個人會不見了，這簡直是說不過去的事情，我這樣說。我們去找巡警吧。

那個納泊爾的守門人微笑着。

我激怒了。

——我們要從攔樓到地窖把全所屋子搜索一下。

——這裏沒有攔樓，先生。至於地窖……「多惱旅館」當然是一所大旅館，可是在今日我不知道有一個人敢冒險走下去。那真是大地窖。而且是通多惱河的……相信我吧，先生，並不是來嚇你，還不如待天明到賽斯貝爾品的閘邊去看看。